

「袁寒雲反對父親稱帝」補遺

趙宗鼎

讀中外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三期楊治平「袁寒雲反對父親稱帝」，這一開闢確為民初轟動全國之大事，但楊文未將寒雲如何反對及肇禍始末敘出，不無滄海遺珠之憾，筆者謹就記憶及各方資料特為補述如次，敬祈讀者指正。寒雲幼即聰穎，與弟兄良同受業於方地山，方為揚州人，名爾謙，為清末民初之名士，有聯聖之稱，寒雲之學識才華多為地山所傳授，尤以詩聯最為特出，弱冠即譽滿京華，報章推為四公子之首。袁世凱帝制之議既定，寒雲極感不安，以曹子建自比，方其兄克定為曹丕，賦詩諫阻，題為「感遇」詩：「乍着微棉強自勝，陰晴向晚未分明，南來寒雁掩孤月，西去驕風動九城，駒隙留身爭一瞬，蛩聲吹夢欲三更，絕憐高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」。此詩寓意深遠，諷阻其父及影射奔走帝制之情形，極為明顯，克定乃密呈於父，世凱大怒，將寒雲幽禁於北海。劉禹生說，寒雲之詩原為兩首，全詩為「乍着微棉強自勝，古臺荒檻一憑陵，波飛太液心無住，雲起魔崖夢欲騰，偶向深林聞遠笛，獨臨靈室轉明燈，絕憐高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」。「小院西風送晚晴，鷺鷥歡怨未分明，南迴寒雁掩孤月，東去驕風黯九城，駒隙去留爭一瞬，蛩聲吹夢欲三更，山泉繞屋知深淺，微念滄波感不平」，題曰「分明」，另有小跋「乙卯秋偕雪姬遊頤和園，泛舟昆池

，循御溝出，夕止玉泉精舍」。小跋中所謂之雪姬，係八大胡同韓家潭清吟小班名妓，原名薛麗清，與寒雲交往甚密，旋即納為妾，並改名「溫雪」，以與「寒雲」相對，一年後生一子，剛半歲，溫雪即棄寒雲父子絕裾而去。不久寒雲復娶一妓亦係來自清吟小班，名小桃紅，為其改名「秀英」，被禁北海時，隨侍在側者即秀英。寒雲生性風流倜儻，雖不能外出，仍與諸名士酬唱不輟。撰有兩聯追念溫雪：「提起小名兒，昔夢已非，新歡又墜；漫言桃葉渡，春風依舊，人面誰家」。「薄倖翻成小玉悲，折柳分釵典尋斷夢；舊情漫與桃花說，愁紅泣綠不似當年」。洪憲事敗，世凱旋亦病歿，寒雲乃投入俠林間關南下。據陳定公春申舊聞所記，寒雲初旅滬濱居白克路侯在里，雖出身貴胄而性情隨和，且在俠林行輩，較上海三大亨（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林）為高，故居滬不久即與上海名流各方俠士多有往返，人有緩急得其一言輒解，因此在十里洋場頗具份量。民國六年余叔岩應邀來滬，與共舞臺一局鐵羽北歸，臨行與黃金榮老板口約他日南來，必以黃為東道主，叔岩漫應之，既而南下接沈少庵亦舞臺約，黃老板大怒，揚言欲與叔岩為難。叔岩聞之惶恐無計，有人告以袁二公子可解此厄。叔岩乃急奔侯在里，長跪乞援，寒雲允為緩頰，當晚即令叔岩遷居前北洋大臣之子楊梧山家，

而命楊慶山以汽車日夜接送叔岩至大新界亦舞臺演戲，黃金榮得知寒雲介入，乃未再計較。事後叔岩贈楊慶山番佛百萬，寒雲大怒，標叔岩於大門外，叔岩大恐，隨即北歸，從此一生未再南下，祇云上海人不懂戲，其實是得罪了楊慶山之故。寒雲蟄居上海，沉困於阿芙蓉城，隨身攜帶南下之金錢古玩均已耗盡，幾以賣字為活，間有即興詩、聯等作投送報紙發表。猶憶其民國七年晚平劇名票汪笑儂一聯，頗為上海人傳頌一時，聯云「國破家亡，幾見人來哭祖廟；時荒世亂，看我前去罵閻羅」。蓋汪笑儂為旗人，原名德克津，因迷戲而丟官，學汪桂芬為汪所笑，遂以汪笑儂藝名下海，自編、自導、自演之戲有「哭祖廟」「獻地圖」「胡迪罵閻羅」「劈三關」「馬前潑水」等，寒雲特將汪在世兩齣拿手好戲嵌入晚聯，因當時清亡不久，汪笑儂又係旗人，可謂故時故事。寒雲晚年在滬頗感侘傺，黃金散盡門客疏離，一榻橫陳日與鴉片煙燈相對，惟一楊慶山相從不去，上海俠林頗重義氣，人雖困窮而其潛勢力固猶在。最後平生所蓄僅餘之古錢，亦皆化作青蚨隨之飛去，各方雖能間通緩急，但因嗜好太深無法挽救，一代名士竟鬱鬱以終。

方地山聞寒雲棄世，輒以一聯：「窮巷魯諸生，游俠聲名在三輔；高文魏無忌，飲醇心事入重泉」。